

群中，分散在国内外的老同学们发了好多珍藏的老照片，还转发了很多社交媒体对邓小岚的报道文章，以表达自己的怀念。同学们都认为邓小岚同学是化04班的骄傲，是优秀的共产党员，是真正的革命后代！

每逢毕业整十年的校庆日，国内外的同学都尽可能回到学校聚会，与班主任汪老师团聚一堂，交流工作、生活和思想。2016年，班里多数同学达70岁，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从重庆到宜昌的游轮游，还特别邀请汪老师夫妇一起参加。2019年3月，是汪老师八十大寿，在刘延东同学的

提议下，在京的所有同学和个别外地同学汇集清华为老师祝寿。

在这种团结友爱的班风熏陶下，同学们不断努力，为人民和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到大家退休时，担任过厅局级及以上级别干部者有5人，担任过大学教授者有8人，担任过企业负责人的有4人，担任过研究机构研究员和企业高级工程师等职务的科技人员有15人。没有一个同学受过任何处分。

难忘的邓小岚同学！令人自豪的化04班！

## 清华园来了文科生

○王文静（1998级外语）

我们入学的年份，是清华刚开始大力重新建设文科院系的时候，外语系和中文系两个小小的文科院系，在各大巨无霸理工科院系的林立之下，是乍看不察觉，再看就觉突兀的存在。大一一整年，我都在跟各个系的人解释，清华真的有英语专业，真的！



1998年“一二·九”合唱比赛，英8班在演出

在这种格格不入中，我们来了，又走了。

清华园因为我们来过，留下了“一二·九”合唱汇演上30多个人连表演用的阶梯都站不满，一曲《铃儿响叮当》却掀起全场最大的掌声和口哨声；留下了三教走廊公告栏的英文小报；留下了读研的同学们用理性思维解构英文写作教学的毕业论文。

而我们从清华究竟带走了什么，却是用毕业以后20年的人生，慢慢地为我们揭晓的。

### 第一是勇敢

通俗一点说，叫不怵。我的同学们，在毕业以后面对未知的赛道和全新的挑战的时候，从来不问自己行不行，只问自己想不想。

我们英8班的同学们，拿着英语专业的文凭毕业了，有人读了法

律，有人从了商，有人去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读了新闻，有人把大学时候玩的编程变成了事业，有人从普林斯顿大学拿了经济学的博士，有人追梦追进了2008奥运会的组委会。世界名校的学位拿了一把，做了教授的人数够自己班开一个三天的学术会议，传媒界的翘楚也响当地叫得出好几个；反而是还在靠本专业吃饭的，凑得出三个，也凑不出五个了。

我们班同学在求学和求职的道路上面对的跨度和挑战，在当年是不同寻常的。毕业那几年，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碰面，各自人生都面对挑战，我记得他们每个人眼睛里的光，那是追求自己的梦想才会有的光：不问自己行不行，只问自己想不想。因为只要我们能想，一定行。

这是清华给我们的勇气。我相信有一天，如果人生需要归零，从头开始，我们会一样勇敢，一样不退缩地追求人生新阶段的价值和理想。

## 第二是行胜于言的务实精神

说来惭愧，“行胜于言”四字校风，我大学读了两年也没有真正理解。我是文科生，说话就是我的全部技能了，行是什么，我不太知道呀！大二开始谈恋爱了，在文科楼撞见了个要谈几年异地恋的对象，愁得呜呜哭，愁分开了再见不了面怎么办。对象安慰我说，别愁，一放寒暑假我就来，行胜于言，你们学校说的！原来行胜于言可以是一句情话，而且可以这么甜！

离开清华的这20年，我慢慢开始懂了，为什么母校不选个“奋进，团结，向上，求实”之类的口号，而选了这言简意赅的四个字“行胜于言”。如今这四个字，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基因里，一直在引

导着我们，把想法付诸于行动，内敛，严谨，讲话要经得住考证，少说，多做。如果把进清华的时候我那个高中文科生的脑子比做花果山的泼猴儿，这四字校风就是清华送给我的紧箍咒。在它的约束之下，我自己开始追求一技之长，脚踏实地地生活。

当然，我们虽然是清华大学的外语系学生，但终究还是外语系的学生，思维和行事方式还是受到自己专业的影响，其中一个影响是直白，举个例子来说。

### 1. It doesn't hurt to ask.

大四的时候，美国某高校的商学院带了一个MBA全奖名额来我们系要一个学生，系里推荐了成绩排名第一的王涛同学，跟招生的教授面试完了，就是拍了板了。那时候我抓耳挠腮地想要去美国留学，奈何成绩不够好，只能拴住了嘴却急红了眼。王涛给我打了个电话说，王文静，你想去吗？我说想啊，当然想了。他说，我想了想我不去了，你想去的话，你自己去找教授谈，他住荷塘边那个招待所，叫啥啥啥。

我也没想到跟系里老师问一下程序，骑上车就去了，把人喊出来就毛遂自荐，居然还真让我把全奖谈到手了。当然后来



大三时英8班同学合影，前排右1为王文静，前排右4为杨永林老师

因为签证问题没去成，这是后话。这还真印证上了大学外教课Inara Cedrins老师教我们的：It doesn't hurt to ask.

### 2. You can always say no.

上面那句话还有后半句，叫：You can always say no. 这次毕业20周年征文活动开始后，我们几个参与组织的就给我们班的文豪排好了队，分头挨个去问，因为It doesn't hurt to ask! 结果他们也真都是自己人，亲身践行了后一句：You can always say no. 所以这篇征文就只好我来糊墙啦。

能考上清华的，都是好学生，say no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对好学生是很难的。毕竟这是被“你应该，你必须，你最好”的影响筛选出来的佼佼者。到了清华，机会很多，课业很重，竞争很激烈，就必须开始学会选择和放弃，也要学会拒绝。但跨

过了这一关，学会say no之后，能获得解放，也能品尝到专注的快乐。天知道是谁给我的勇气，在心理学博士读到一半的时候断然退学。不行就是不行，就不勉强了吧。

### 3.当然也有say yes.

我想分享我们班宋露露同学曾经送我的一段话：面对未知，我们不可能算清楚后面的变数，也不能保证成功，但有些事情，值得你给它一个机会，走下去，看见结果，愿赌服输。她跟我说完这段话，就辞了工作去瑞典找大学时候的男友去了。之后他们两个一起去纽约读书，工作，养育孩子，可见当年这个Yes说得好。

清华精神对我们这些有幸在清华园里走一遭的文科生来说，是润物无声的教育，给了我们受益一生的影响。我们也都用自己的行动，践行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清华精神。

# 十六年乡村，愿以深心奉尘刹

○沙 垚（2005级新闻）

离开清华已经第八个年头了，我很想念她。在清华待了整整10年，留下了最美的青春，也形成了我余生面对未来、面对世界的方式。工作之后常常有人问，你在同一个学校待10年不腻吗？我总是微微一笑而不答，因为清华的快乐他不懂，这个学校的深度和博大足够咀嚼一辈子。

## 10年清华，16年乡村

一有机会，我就要津津有味地说起，2005年我是坐着出租车从西门的正中进入校园的，那天是大雨初晴，天空很明丽，地上的水潭里飘着落叶。来自南方小镇



沙垚校友

的我，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通向哪里。我的老母亲至今不能理解，自己的儿子考上了最好的学校，却把事业放在了最土的乡村，这是为什么。